

湖头条

# 又是一年插秧时

梁丽红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是一年之中良好的开端。我家乡的春天更是山青水秀，阳光绵软，一切都是新鲜而明媚的，甚至连尘埃也是明亮的。

在这样美好的春天里，乡亲们用勤劳的双手，播种着希望的种子，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生命的奇迹。他们会趁着绿意尚浅的初春，赶在二月底早早地发下谷种，把精心挑选的谷种撒入一块仔细耕耘过的水田里培育秧苗。育苗是项大意不得的活计，要常去观察照看，待秧苗长成并有一高度时，还要适时施肥，及时拔草。

大自然是厚爱勤劳朴实的农民的，迷离的春雨带着柔情与关怀，悄无声息地洒落人间，即使连着下，也不耽误人们劳作，实乃润物细无声。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极快，转眼已是草长莺飞，桃红柳绿。家家户户，新媳妇、小伙子，腰间别着旱烟袋的大爷、头出汗巾的大妈，纷纷拿着秧马（即扯秧苗时专用的简易木质小凳子），戴着草帽，开始拔秧。这意味着开秧门了，开秧门以前还要在田埂摆香

案、放鞭炮、敲锣打鼓举行祭祀仪式，祈祷秋季丰收。把秧苗从水田里一株株拔出，再捆成小捆挑到水田边，最后将一小捆一小捆的秧苗均匀地抛入水田里。至此就该真正的插秧了，插秧可是个技术活，且学问深着，没亲自体验过的人，是体味不到个中之奥妙的。记忆中我是下过一次水田的，还因此闹过笑话。年少贪玩的我，嚷嚷着非要与大人们一起共享这份劳作的欢乐。父亲见我心意已决，便应允了。我早已暗自把插秧的步骤熟记于心，固然认为插秧不过如同手到擒来、探囊取物般轻巧。事实如我所料，插秧这件事当真非常简单。我的速度基本可以与母亲持平，得意之情实在难以掩饰，我拿眼去睨看母亲，想要得到一些赞美的回应，却听见父亲在唤我。朝着父亲指着的方向，我忽然发现自己先前插的秧苗大多在水面上漂浮着。羞愧难当之余，我并未服输，我明白是自己用力不够的缘故。于是吸取教训，屏气凝神，卯足劲把每一株秧苗都保证插入了泥土里，寻思着这回该

稳妥了。不料，尚未回过神来，母亲又指着我的正前方唤我看，这下更糟糕了，几乎所有改良插秧方法之后的秧苗都只能看见叶尖隐约在水面上挣扎。这回彻底没主意了，满满的信心被打击的支离破碎。邻田的王大爷见我沮丧的样子，笑容可掬地说道，孩子，插秧要注意手的力度，用力深了会把秧苗淹了，用力浅了秧苗会浮出水面，别灰心，继续努力！

母亲总不忘时而叮嘱我当心水田里的吸血蚂蟥。大人们还说它最喜欢附在人的腿脚上吸血了。果不其然，我的脚趾突然无法动弹了，大脚趾与二脚趾黏附在一起没法分开，我感觉到了有蚂蟥正在吸我的血。一阵惊呼间，母亲把我搀扶到了田埂上坐稳，托着我的脚掰着大脚趾问道：“这里有蚂蟥吗？”我立即哇哇大哭的点头应着：“嗯嗯”。母亲又问：“你确定是这里吗？”我哭得更凶了，连呼好痛……不成想得到的回应却是一阵参差不齐捧腹大笑声，我诧异地抹开眼泪，定睛一看，桂枝嫂子她们围着我笑得前俯后仰。原来我脚上什么都没有，母亲说只是在水里泡久了发麻而已。后来我一直不明白，究竟是母亲频繁地提醒导致我心理作用的催化，还是蚂蝗在我上岸的过程中逃跑掉了。不过这似乎并不紧要，直到多年后偶有旧人提及此事，依然是当作一件趣事来讲的。

而今再忆往昔，蓦然发觉与大地亲密接触的原始劳作，虽是苦累辛劳了些，但你无法否认的是，它除了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难得的乐趣之外，还赐予了我们更多的智慧与启迪！

记忆深处

## 大哥

王淑芝

大哥与我同一个爷爷，是我大伯的大儿子，在我们这一辈男子中排行第一，我们有着浓浓的血脉亲情。如今，我身在辽宁省朝阳市，大哥仍在家乡河南省固始县，我们之间远隔万水千山，但思念一直如影随行，仿佛我们一直在彼此的身边。

时至今日，我与大哥相见总共未及10次，每一次相见中都有着时代变迁的印迹，每一次相见中更有着血浓于水的眷恋。如今我们彼此都是已过耳顺之年，可能是年龄越大越感到亲情可贵的缘故，每次夜深人静举目南望家乡之时，我就禁不住思恋大哥，思念家乡和亲人们。

和大哥的第一次见面，是1969年的冬季，军人出身的我的父亲因车祸重伤，40岁的小叔和20岁的大哥从遥远的家乡来探望，我当年14岁，大哥给我的印象是忠厚老实，比较成熟。早就听父亲说，大伯早逝，当时大哥才8岁，大哥下面还有2个弟弟，最小的当时尚不足周岁。孤儿寡母生活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其中之艰辛可想而知。由于大哥是大伯家中的长子，过早的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小叔大哥的到来，使

父亲感到了极大的温暖。虽然说我当时的年龄不大，但第一次见面的许多事还是记忆犹新，想起大哥坐在我们东北的大炕上，给我们姐弟唱着“打完了场，翻完了地，这几天队里没啥事”，这个旋律至今还时常回荡在我的脑海中，感觉到大哥真有文艺细胞，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文艺小青年。在那前后，梦想从军的大哥在穿上军装时被大娘以要养家糊口的理由拽回，为此大哥哭了几夜。尽管大哥此后很少提及此事，但我们都知道这应该是他成年后最大的遗憾。后来，他把两个弟弟抚养成人，并先后送进了军营，当初与他一起去参军未被拦回的那批人中职务最高的当上了团长、师长，自身条件远远优于他们的大哥却不得不扎根在了农村。

大哥以后每隔几年都会来辽宁看望我们，每次到来，都会给因车祸瘫痪在床的父亲带来极大的快乐，叔侄俩会操着浓浓的乡音，唠着家乡的嗑，我们在一旁傻傻地听着。父亲时不时会在我们面前夸一夸大哥，感觉父亲很为大哥骄傲和自豪。

1977年夏，我第一次回老家，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回到故乡。当时20岁的我孤身一人从辽宁坐火车到北京换车，再到信阳转汽车到固始，那时交通不便，通信不便，我一路顺畅到家竟然没有走丢。回到了故乡，大哥带我见到许多亲人，草房、竹园、水塘……我感受到了乡村之美。大哥挑着小船到鱼塘里捕了满满的一桶鱼，家乡的亲情、美味，至今仍恍如眼前，难以忘怀。

1991年，父亲去世，我没有通知大哥。大哥辗转得知消息后专门赶到辽宁来祭奠父亲。记得那天，大哥在父亲的坟前长跪不起，声泪俱下，痛哭不止，他是真想他的二叔呀！

最近一次见到大哥是2015年夏天，大哥大嫂远道而来参加我这边侄儿的婚礼，我前往接站，在如潮的人群，我竟一眼认出了大哥，这或许就是亲情吧。有时我想，如果有大哥在我的身边，生为长女的我会很轻松的，我会有个“靠山”，能在疲惫、艰辛之时有所依靠，能有更多的机会庇护于他的敦厚、乐观和坚韧，我的人生又该何等的丰富多采和圆满。

又是月夜，举头南望，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大哥，你在家乡还好吗？

诗品时空

## 走进春天

唐梦圆

当古韵里  
那只杏花把羞红的春天  
盈盈擎起  
平仄而来的我们  
千般仪态  
和春风一样满面笑容地生长  
千里之外的阳光  
从天边射向层层山脊  
将长亭雕栏拍遍  
渐次开放成  
一个个花朵的和声  
风筝  
便把蓝天放得渐高渐远

穿过人群和鸟翼  
小河在绵长着无尽的吟唱  
浩荡的民谣里  
田野被弯犁耕耘  
在感受温暖的爱抚时  
生长着纤纤细草和水柳佳人  
一畦畦蛙鸣  
开始沉入碧油油的秧丛  
油菜花开  
一年一次的幽香  
使破土而出的楼群  
如笋齐整  
招展万千云朵飞扬

## 故乡的小路(外一首)

喻玺

细的像牛鼻绳  
弯弯地在田野穿行  
一忽儿钻进麦地  
转眼又走上田埂

小路上长满青草  
还有五颜六色的野花  
我沿小路放牧牛羊  
赤脚蹬出一串串鸟鸣

而今，小路已被  
厚厚的混凝土覆盖  
擦身而过的  
是车笛响亮的叫声

## 春天

一朵云  
变成一群羊  
落在返青的河滩

风很大  
把牧羊老汉的衣衫  
鼓成一叶帆

堤坡上  
蒲公英的小黄花  
风越吹越灿烂